


## 「小说精读」韩少功：《归去来》

作者| 韩少功 赏析| 周秀义


### 【编者寄语】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既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又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选择。由于生活现实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大部分知青在农村经历了痛苦的考验却并没有实现最初的理想，于是，很多回城知青选择忘记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归去来》反映了回城后的知青在一段时间之后重返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重新认识自己这一段人生经历，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者用怎样的艺术手法叙述这一故事呢？品读作品，共同探究。

### 【文本研读】

归去来	
<p>①很多人说过，他们有时第一次到了某个地方，却觉得那地方很眼熟，奇怪之余不知道是何原因。现在，我也得到这种体会。（以自述方式开头。真实自然，增加了作品的亲和力。）</p>	<p>故事开端：概述“我”奇怪的感受。</p>
<p>②互相紧紧地挤靠在一起的民居房屋，厚实的石墙，开得又高又小的窗户……这一切居然越看越眼熟。（白描。描绘似曾相识的房屋。“居然”，出乎意料之外，照应第一段自己“奇怪”的感受。）见鬼，我到底来过这里没有呢？让我来测试一下吧：在油榨房边往左一折，也许可以看见一棵老树，银杏或者是樟树，已经被雷电劈死。片刻之后，预测竟然被证实！（怀疑、测试、证实，叙述一系列诡异的事情，为下文写自己的感受充分蓄势，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凉气突然从我的脚跟上升，直冲我的后脑。（“凉气”。源自初到某处竟越看越眼熟的惊讶和恐惧。）</p>	<p>紧承第一段，写“我”对眼前这个地方民居如此眼熟的奇怪感受。</p>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div>
<p>③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绝不可能。我脑子还管用。那么眼前的一切也许是在电影里看过？听朋友们说过？或是曾在梦中相遇……我慌慌地回忆着。（自言自语。否定来过，肯定清醒，惶恐猜测，充分显示“我”惊恐不安的心理活动。）</p>	
<p>④更奇怪的是，山民们似乎都认识我。（承接上文“我”对此地民居熟悉的奇怪感觉，转换角度，写山民对“我”熟悉的印象，设置几个情境分别描绘，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刚才我扎起裤脚探着石头过溪水时，一个汉子见我脚下溜溜滑滑，就从路边瓜地里拔出一根树枝，远远地丢给我，莫名其妙地露出一口黄牙，笑了笑。“来了？怕有上十年了吧？到屋里去坐吧，三贵在门前犁秧田。”他的屋在哪里？三贵又是谁？我糊涂了。</p>	<p>情境一。“我”过溪水时，受到一个汉子的热情帮助、亲切的候和真诚邀请。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描写，细腻生动。此人分明对“我”非常熟悉。“我”的感受是：“糊涂了”。</p>
<p>⑤我走上一个坡，几个女人在地坪中翻打豆荚。一位大嫂看到了我：“这不是马……”</p>	
<p>⑥“马眼镜。”另一个提醒她。觉得这个名字好笑，她们都笑了。我很快察觉到，她们都把我错当成“马眼镜”。也许那家伙同我长得很像，也躲在眼镜片后面看人。（“我”猜测自己和马眼镜外貌的相似，有了充当“马</p>	

<p>眼镜”的冲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p> <p>⑦他是什么人？我需要去设想和伪装他吗？从女人们的笑脸来看，我今天的吃和住是不成问题了，谢天谢地。当一个什么姓马的也不坏。回答关于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让女人们惊讶或惋惜一阵，不费多少气力。</p>	<p>情境二。在坡上，几个女人把“我”当成“马眼镜”。“我”决定将计就计，充当姓马的。此时的“我”有点儿自私，有点儿狡黠、不厚道，与下文描绘“马眼镜”的形象形成对比，使小说产生波澜，推动故事情节发展。</p>
<p>⑧大嫂把我引进家里，端上油茶。“马知青<sup>①</sup>呵，我家公公他老是挂牵你，说你仁义，有天良。你给他的那件袄子，他穿了好几个冬天。他故了，我就把它改了条棉裤，满崽又穿……”（乡亲们记忆中的马知青：仁义、善良。）</p>	
<p>⑨屋里又进来一个乡亲。“马同志呵，哎哟哟，呵呀呀……何时来的？”我想说我根本不姓马，姓黄，叫黄治先，也不是来寻访故地的，只是进山来随便问问山货，做点生意。（“我”想说出实情，但没说。推动故事情节发展。）</p>	
<p>⑩“还识得吾吧？吾叫艾八，一起种过田的，还同你去赶过肉的，记不记得？那次吾要安山神，你说迷信，不让我敬香和念诀。结果还不是？野猪毛都没打到一根……”艾八搬出一个葫芦，向我大碗大碗敬酒，“你当夜校民师那阵发的书，吾还存着哩……对了，那个阳矮子究竟是不是你杀的？”（乡亲们记忆中的马知青：不迷信、有文化、有正义。连用几个问句，节奏紧凑、用语急促，推动故事情节发展。）</p>	
<p>⑪阳矮子？我头盖骨乍地一紧，口腔也僵硬，连连摇头。（细节描写。被连续发文的“我”，紧张惶恐。形象生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我压根儿不姓马，也没见过什么阳矮子？“这就怪了”，见我否认，他似乎有点怀疑，又不无遗憾，“都说是你杀的。那家伙是条两头蛇，该杀！”我现在相信，我确实没有来过这里。（“我”的心理描写和艾八的怀疑态度交叉叙述，使“我”内心掀起波澜。）</p>	
<p>⑫晚饭做得很隆重。牛肉和猪肉都大模大样，神气十足。（乡亲们热情款待。渲染热烈的氛围，为下文席间交谈内容做铺垫。）席间我继续充当马眼镜，应邀唱了几首歌，谈了些城里的故事，生意之事当然也在偷偷进行。我谈到了香米，他们根本不肯出价钱，简直是要白送。至于药材，今年药材好是好，但国家药材站统一收购，我果然没法插手。突然，一位老人进屋来，说他以前托我买过染布的颜料，欠了我两块多钱，现在是特意来还钱的，还请我明天去他家吃饭。（席间谈话。“我”只顾打个人小算盘的虚伪和自私与乡亲们的慷慨感恩和守法，形成鲜明对比。为文末写“巨大的我”的感想做铺垫。）</p>	
<p>⑬饭后，山民们说什么也要我洗个澡。我怀疑这不是当地的风俗，得装得很懂，很配合。在盛满热水的木桶里洗着洗着，我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这具身体很陌生，与我没有关系。他是谁？或者说我是谁？</p>	<p>情境三。在大嫂家里，受到热情招待，乡亲们回忆往事，赞扬“我”。“我”继续充当“马眼镜”，“偷偷”进行生意运</p>

<p>我蠢头蠢脑地也许想得太多了。(继续“装”马知青。“我”产生幻觉，不清楚自己是谁。使故事充满神秘色彩，吊足读者的口味。)</p>	<p>作。</p>
<p>⑭巨大的月亮冒出来，寨子里的狗好像很吃惊，信信地叫唤。我踏着树影筛下的月光，踏着水藻浮萍似的圈圈点点，向村口的溪边走去。此情此景，使我猜测溪边应该坐着一个人。(环境描写。用以动衬静、比喻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幅寂静、清澈的月夜乡村图景。这图景牵引着“我”继续测测前方将要发生的事情。迷幻与现实交融，推动故事情节发展。)</p>	
<p>⑮溪边老树下果然有人影。(“果然”，增加神秘色彩。引出奇异故事。)”“是小马哥？”</p>	
<p>⑯“是我！”我居然应答得并不慌张，(“居然”，显示“我”已经迷离在幻境之中。推动故事情节。)”“你……是谁？”</p>	
<p>⑰“四妹子。”她突然沉默了，望着溪那边的水榨房，声音有些异样，“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为什么不忘记这个地方呢？吾姐好恨你……”(一个“恨”字，引出下文滔滔不绝的质问和责难。)</p>	
<p>⑱我紧张地回望村里的灯光，有点想逃之夭夭。“对不起，我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也一直说不清楚……”</p>	
<p>⑲“你傻呵？你疯呵？那天你为哪样要往她背篓里放苞谷呢？女儿家的背篓，能随便放东西么？她给了你一根头发，你也不晓得？你教她扎针……你还教她读书？你们城里人，是没情义的！”(四妹子记忆中的马眼镜。有情义，乐助人。)</p>	
<p>⑳“你不要这样说。我……我不懂，不懂这里的规矩；我只是……想要她帮忙，让她背些苞谷。”</p>	
<p>㉑“就是，就是！”她跺着脚，哭得更伤心了，“你要是早说一句话，事情也不会这样。吾姐已变成了一只鸟，天天在这里叫你。你听见没有？”(离奇的语言。)</p>	
<p>㉒月光下，我看见她的背脊在起伏，落下来的头发在抖动。树上确实有只鸟在叫唤：“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声音孤零零地射入高空，又忽悠悠飘入群山，坠入树林。(迷幻的景象。视听结合，亦真亦幻，情节进一步发展。)</p>	<p>情境四。月夜溪边与“四妹子”对话。语言描写生动传神，四妹子伤感、幽怨之情洋溢在每一句责难的话语中，动情动人。故事发展：“我”来到村子里的奇遇和奇怪的感受。</p>
<p>㉓我走了，我几乎像是潜逃，没给村里任何人告别。整个村寨莫名其妙地使我窒息，使我，使我似梦似醒，我必须逃走，一刻也不能耽误。(承接上文。“窒息”“惊乱”“梦醒”使“我”立刻逃离村庄的。)</p>	
<p>㉔走到山头上，我回头看了看，又见村口那棵死于雷电的老树，伸展的枯枝，像痉挛的手指，要在空中抓住什么。毫无疑问，手的主人在多年前倒下，变成了山脉，但它还在挣扎，永远地举起一只手。(运用丰富的想象。将心中的惶恐化作具体物象，附着在村口的老树上，照应前文，化静为动，形象生动。充分展现了“我”内心的挣扎。)</p>	
<p>㉕进了县城的旅社，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还在皱巴</p>	

<p>巴的山路上走着。不知为什么，这条路总是在延伸，似乎总也走不到头。我看看手腕上的日历表，已经走了一小时，一天，两天，三天……可脚下还是黄土路，长得令人绝望。（从现实到梦境。路的无尽头象征人生的路无尽头，充分显示了“我”迷惘和绝望的心理。）</p>	
<p>②6我惊醒过来，最后向朋友挂了个长途电话。我本想问问他在牌桌上的战绩，一出口却成了帮四妹子打听卫生学校招生的事。（“我”已迷失在四妹子的事件中无法自拔。）朋友在电话里称我“黄治先”，我愕然，脑子里空空荡荡。（“我”是马知青还是黄治先，全然分不清。）是的，我眼下在县城一家小旅社里。过道里有一盏蚊虫扑绕的昏灯，有一排临时加床和疲倦的旅客们。就在我话筒之下，还有个呼呼打鼾的胖大脑袋。（用小旅社真实情景证明，“我”真实地活在现实生活中。）可是——这世界上还有个叫黄治先的人？而这个黄治先就是我？（连续发问。对“我”是谁的问题再次产生疑问。）</p>	<p>情境五。“我”在小旅社中，发出“我是谁”的探问。</p>
<p>②7我累了，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妈妈！（结局发人深省。“累”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困扰。“巨大的我”是山民群体记忆中的“我”，与真实的“我”形成巨大反差，使“我”感到惊乱和窒息，使“我”疲惫不堪，因而，使“我”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于是有了“我”对母体的神情呼唤。“妈妈”这声呼喊，既是“我”向生命母体的本能倾诉，更是对“文化母体”的自然回归，与小说标题遥相呼应。）</p>	<p>故事高潮和结局：“我”逃离村庄，迷失自我。</p>
<p>（原载于1985年6月的《上海文学》，有删改）</p>	
<p>[注]①知青：知识青年的简称。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批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的年轻人响应国家号召，从城市到农村或农垦兵团去劳动和生活。</p>	
<p>总评：小说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记述了“我”（黄治先）偶然来到某个穷乡僻壤的村落后的一段奇遇。小说的主题反映的是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回城后的“知青”迷惘、困惑，一时间找不到人生方向。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重返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重新认识自己在乡下的人生历程，努力以冷静理性的态度来看待知青生活的意义。</p>	

## 【知识建构】

### 小说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对比手法，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是把对立的意思或事物、或把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作比较，让读者在比较中分清好坏、辨别是非。小说中运用这种手法，将两种对应的人或事物对照比较，使形象更鲜明，感受更强烈。

本小说中将“我”与其他人物对比，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我”只顾打个人小算盘的虚伪和自私与乡亲们的慷慨感恩和守法形成鲜明对比，为文末写“巨大的我”内容做铺垫。“我”与乡亲们记忆中的“马眼镜”对比，突出马眼镜的仁义善良、有知识、讲科学的特点。“我”的虚伪做作与四妹子的真诚大度的对话形成对比，突出“姐姐”对爱情的忠贞。“我”眼前的现实和幻觉对比，突出“我”的痛苦和迷惘，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

### 【试题解析】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分）（ ）

- A.那股从脚跟上升而后直冲后脑的凉气，源自“我”初到某地感到毫无新意的庸常和乏味。
- B.虽然“我”自报姓名，但是山民们却只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始终把“我”当成马眼镜。

- C.原本只是来问山货、做生意的“我”，在名、利、色等诱惑之下，欺骗山民后仓皇逃离。  
D.四妹子指责“我”，是因为她也以为“我”是马眼镜，且认为姐姐的悲剧与“我”有关。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A项，凉气源自初到某处竟越看越眼熟的惊讶和恐惧。B项，“我”曾打算但并未自报姓名，加之跟“马眼镜”长得实在太像了，故被误认。C项，进到山村后，“我”为了实际的利益，默认自己是马眼镜，有意无意地利用了村民对马眼镜的感情，但并没有什么名和色的诱惑。

2.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 A.小说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开篇，写“我”来到似曾相识的山村后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既营造了神秘氛围，又吊足了读者胃口。  
B.小说主要通过不同山民的语言描写，复原了马眼镜在山村里种田打猎、铲除恶人、举办夜校、教民扎针等生活片段，刻画出马眼镜善良、热情、有正义感的知青形象。  
C.小说采用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围绕中心事件，依照时间顺序，从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写到结局，并运用心理、语言、动作等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表现小说主题。  
D.小说构思巧妙，设置了今昔交织的两个时空：长得像马眼镜的“我”如今来到山村，感受细腻而真实；长得像“我”的马眼镜曾经来到山村，往事立体而丰富。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小说的写法较为新颖，带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的痕迹。

3.请简要分析本文在叙述方面的艺术特色。（4分）

参考答案：

①在叙述的视角上，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叙事，通篇贯串“我”的意识流动和内心独白。②在叙述腔调上，以“讲述”为主，夹杂着叙述者的情感和判断。③在叙述的速度上，有简约的概括叙述，也有丰盈的详细描写，叙述张弛有度，快慢相间，使得小说引人入胜。（每给2分，任答两点即可。若从叙述的其他角度作答，只要言之成理，也可酌情给分。

答案解析：

小说叙述方面的艺术特色的分析，要依据叙述的视角而决定。本文从全篇叙述视角的特点看，属于“我”的意识流式的内心独白。叙述方式上的特点看，全篇以“我”的讲述和内心感受结构文章的内容和情节。讲述的节奏上的特点看，快慢相间，张弛有度，既有凝练概括的粗线条叙述，又有细腻丰盈的描写。

4.如何理解小说的最后一段话？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6分）

参考答案：①“我”的累，主要源自精神方面的困扰和压力；（1分）②“永远也走不出”则表明这种“累”对“我”的影响之深刻和长久；（1分）③“巨大的我”在这里是指山民群体记忆中的“我”，（1分）与真实的“我”形成巨大反差，使“我”感到惊乱和窒息；（1分）④“妈妈”这声呼喊，既是“我”向生命母体的本能倾诉，更是对“文化母体”的自然回归，与小说标题遥相呼应。（2分）

答案解析：

理解最后一段的关键是对“累”的理解。想做买卖的“我”进到山村后，为了实际的利益，默认自己是“马眼镜”，有意无意地利用了村民对马眼镜的感情，这个“巨大的我”与现实中的“我”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受到了精神方面的困扰和压力；这种精神压力深刻而持久，“永远也走不出”；想解脱，想找人倾诉，因此呼喊“妈妈”，对“妈妈”的呼喊和小说标题“归去来”遥相呼应。

### 【反馈检测】

- 1.小说采用了鲜明的对比手法，请结合文本分析其艺术效果。（4分）  
2.小说题目意蕴丰富，请结合文本进行分析。（6分）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北卢龙县中学 周秀义)

**【相关链接】****韩少功的《归去来》**

少功的《归去来》有着浓重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他写的小说中一个叫黄治先的人偶然来到某个穷乡僻壤的村落。他从未来过这里，但却感到此地非常熟悉，一切都既陌生又眼熟。村民们仿佛都认识他，称他为马眼镜。他辩解说他不是马眼镜，他的名字是黄治先。但人们说他开玩笑。村民们热情款待他。他们提到他十年前在此地当老师，杀死了一个叫阳矮子的地痞。吃过晚饭，他被邀请洗澡。他擦洗到腿上的伤疤时，突然想到本以为踢足球时被钉子刮破留下的伤疤是和阳矮子打架时留下的。然后他来到三阿公家，三阿公死于毒蛇咬伤，他和死去的老人交谈，回忆过去老人对他的帮助。他怀着困惑的心情离开了村庄。很明显，这是一个曾经定居山村的城市知青的故事，他与当地村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因为不知名的原因，在回到城市后，他改了名字，失去了过去的记忆。

《归去来》中，作者通过对“身份错误”和活人与死人对话等令人难以置信现象的描写，使这部描写真实生活的小说笼罩在了神秘气氛之中。小说中，现实被描写成幻想，奇异事物被当作了事实。所以小说的写作手法典型地体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小说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方法写作，产生半真半幻的效果，使故事更加奇幻动人。

综上所述，韩少功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特征在于将不寻常事物的现实主义表达与平常事物的夸张变形描述有机结合，但保持其现实主义基调。对此严文井评论说：韩少功“小说中真实的事物看上去非常荒诞，而不寻常的事物却又非常真实。很难在真实与荒诞之间划一条分界线。”这种独到的艺术风格使韩少功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新奇独特、引人入胜，产生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

其实，我对文中的一句话很有触动，那就是“很多人说过，他们有时第一次到某个地方，却觉得那地方很熟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缘何忘了自己的过往？岁月留痕，有些是美好的，有时是令人迷惘的、伤感的甚至痛楚的！如果能选择，有些记忆，还是选择性遗忘比较好！

纵观上山下乡运动，它既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又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现实选择。由于生活的现实问题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大部分知青在农村经历了痛苦的考验但并没有实现最初的理想。知青们带着不同程度的伤痕和迫切的愿望回城，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一开始也是以受害者的姿态控诉上山下乡中遭受的苦难，比如卢新华的知青小说名字就叫《伤痕》。对过去生活价值感的丧失带来一系列新的心理创伤，再加上由于各种原因，知青返城后重新适应城市生活遇到困难，一时之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开始否定自己人生的价值，对过往的经历也不愿再提起，采取选择性遗忘的态度。

《归去来》反映了回城后的知青在一段时间之后重返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重新认识自己这一人生阶段，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归去来》里的“黄治先”对“马眼镜”身份的抗拒可以看成是知青们共同对过去知青生活的抗拒；后来“黄治先”对“马眼镜”身份的认同，正是对知青群体有理想、有热情、有正义感的过去的认同；结尾对“黄治先”的质疑正是对目前状态的反思以及对将来如何选择的困惑与思考。努力以冷静理性的态度来看待知青生活的意义，这是知青文学的新阶段。

(有删改)